

## 藝術欣賞的理論基礎（一）：形式主義

林伯賢

藝術家或藝術教師常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甚麼是藝術？甚麼是美？要如何欣賞藝術之美？自十八世紀中葉德國哲學家鮑姆嘉通（Alexander Baumgarten，1714-1762）提出美學（Aesthetics）這個術語，並將其定義為美的藝術的理論之後，有關藝術與美的問題，似乎理所當然的要在美學中尋找答案。然而就大多數人而言，在參與藝術欣賞的過程中，並不需要被捲入「何謂藝術？何謂美？」的哲學辯證之中。很多人都有在國內外藝術館參觀的實際經驗，當我們面對一件作品，特別是所謂大師級作品時，多數人真正感興趣的議題往往是：這件藝術品想表達什麼？這位藝術家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下創作這件作品？為什麼用這樣的手法來表現？這件作品到底好在哪裡？若要嚴格區分，這些問題其實已經脫離美學的範疇，而是屬於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的研究領域。

當代藝術理論專家們，以美學為基礎，結合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的方法與研究成果，提供我們在從事藝術欣賞時，能夠從更具體而多元的角度切入，獲得更多欣賞藝術品的樂趣。紐約市立大學亞當斯教授（Laurie Schneider Adams）在其《藝術方法論》（*The Methodologies of Art*, 1996）一書中，便列舉了形式主義（Formalism）、圖像研究（Iconography）、傳記與自傳研究（Biography and Autobiography）、女性主義（Feminism）、馬克思主義（Marxism）、符號學（Semiotics）以及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等七項重要的藝術理論，其中符號學又包含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以及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以下將由形式主義著手，藉由多彩多姿的當代藝術理論幫助我們一窺藝術殿堂的門道。

鼓吹形式主義最力的學者首推英國藝術評論家弗萊（Roger Fry, 1866-1934），其發展約與印象派及後期印象派同時（1870-1920）。他主張在欣賞一件藝術品時，應該忽略藝術家以及作品的創作背景或文化因素，而把焦點放在作品本身。藉由分析作品的形式因素（formal elements），來檢視其所呈現的美感效果（aesthetic effects）。所謂形式因素，在視覺藝術中包含點、線、面、空間、色彩、光線等；而其所被期待呈現的美感效果則

有平衡、次序、比例、對比、和諧、律動等。

弗萊的觀點主要植基於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的美學。在康德之前，西方美學正處於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和經驗主義 (empiricism) 兩個對立觀點的衝突之中，前者根源於柏拉圖以來對於先天理式 (Idea) 的追求，主張美即完善 (good)；後者則包含十六到十八世紀間英國幾位哲學家例如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休謨 (David Hume, 1711-1776) 以及博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等人，強調感官經驗是所有知識的來源，主張美感即快感 (pleasure)。康德企圖彌平兩派衝突，一方面接受了經驗主義的觀點，認為美感是一種快感，另一方面卻也修正了經驗主義的觀點，而主張美是一種不涉及利害計較，亦即不帶任何慾念與概念的單純快感或滿足感。在康德的觀念裡，美只涉及觀賞對象的外在形式，例如大自然單純的景色、不涉及主題性的紋飾或素描等。康德的理論將審美視為人類「情」(emotion) 的心智活動，而和其他兩項心智活動，亦即「知」(cognition) 和「意」(will，亦即道德理性方面的能力) 區隔開來，並認為人類的審美判斷是一種想像力與理解力的遊戲 (free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弗萊汲取康德美學的要義，一方面主張對藝術品的賞析應該超越主題，回歸純粹的形式；一方面也強調對於形式的分析，應著重在其所激發的情感效應 (emotional effects)。1910 年，弗萊在倫敦主辦了一場後印象派展覽，高更、梵谷、塞尚等人的作品都被囊括在內。在作品目錄的介紹詞中弗萊提及，這些參展者對於早期印象派最大的批判，便是在於這些先驅畫家們忽略了繪畫乃是一種探索和表達情感的媒介 (Martha, 1974: 645)。

如何以形式主義的觀點來欣賞評論視覺藝術呢？亞當斯 (Adams, 1996) 曾以畢卡索 (Pablo Picasso, 1881-1973) 的畫作做為例子。畢卡索也是很早投入印象派反對陣營的畫家，圖一是他藍色時期的作品《老吉他手》(The Old Guitarist)。整件作品以近乎單色調的藍，表現低沈憂鬱的意境。根據亞當斯的陳述：「畢卡索刻意拉長人物的身長，乾瘦的輪廓給人一種枯槁勞累的意象。銀樣的光影，恰如其份的搭配吉他手纖細痠癢的身形比例，使畫面充滿著神秘詭異氣氛」(23)。這種藉由分析作品在線條、比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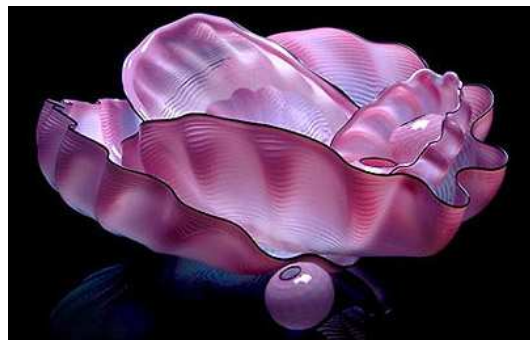
彩等視覺要素所產生的情感效應，正是弗萊所強調的重點。



圖一 畢卡索，《老吉他手》，1903，芝加哥藝術學院

資料來源：L. S. Adams (1996: Color Plates)

形式主義的藝術鑑賞，絕對不是僅於對作品外觀的客觀描述。圖二《海的造形》（*Seaforms*）是美國玻璃工藝家奇胡利（Dale Chihuly, 1941-）的系列作品。Burlington 雜誌對這件作品曾做如下的評述：「玻璃製品，以透明灰調的著色玻璃為主，搭配局部彩色玻璃。整件作品由八個單位組成，其中最大的一件帶波紋邊的貝殼狀容器裝載其他六個不規則形狀的小作品，附帶另一個球狀體」（Barrett, 2000: 74）。對於這樣的評論方式，藝術評論學者巴瑞特（Terry Barrett）認為這充其量只是在做產品目錄的建檔。



圖二 奇胡利，《海的造形》，1985

資料來源：<http://www.chihuly.com/seaforms/statement.html>

圖三《空中之鳥》（*Bird in Space*）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羅馬尼亞雕塑家巴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 1876-1956）的銅製雕塑。根據網路藝廊的介紹，這件作品的

特色是：「簡潔的造形，厚實的底座，腰身纖細，頂部逐漸向上擴大。它給人憑添一種飛躍昂揚的感覺。這是一件可以解放人類心靈的雕塑品，當第一眼看到他，你的身心彷彿瞬間被高舉入雲霄」（MyStudio, 2005）。看過這樣評論的觀眾，在下一次機會去欣賞這件作品時，應該會樂於去體會一下抽象藝術如何藉由視覺形式來產生「解放心靈」、「舉入雲霄」的情緒。



圖三 巴朗庫西，《空中之鳥》，1928，紐約現代美術館

資料來源：<http://www.mystudios.com/treasure/brancusi/brancusi-review.html>

除了弗萊之外，葛林柏格（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是另一位支持形式主義的藝術評論家，他的藝術理論同樣根源於康德美學。葛林柏格主張藝術的純粹性（purity），他認為繪畫既然是平面藝術，就應該捨棄以透視、陰影等技法去創造三度空間的幻影（Greenberg, 1986: 34）。他抨擊傳統的再現（representation）理論，呼籲繪畫應回歸單純的二度空間，對於現代主義抽象藝術有很大的啟示作用，也造就了後來像帕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56）等有名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美國當代哲學及藝術評論學者丹托（Arthur Danto）在其《在藝術終結之後》（*After the End of Art*, 1997）一書中特別指出，葛林柏格以康德美學為基礎的形式主義藝術評論，深深地影響了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的西方現代主義藝術。

當然，對於講求純粹形式的抽象藝術，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欣賞。在 1927 年當巴朗庫西的《空中之鳥》首次運到美國參展時，美國的海關人員怎麼樣也不能接受這一件既沒頭，又沒腳，更沒有羽毛的銅器是一隻鳥，更遑論是「藝術品」。依照規定海關要對這件「貨品」課以申報售價百分之二十的關稅計 240 美元（相對於現值約 2,400 美元）。

這樁藝術史上的公案交由法院審理，一部份保守的藝術界學者專家也支持海關的觀點，所幸法官最後接納巴朗庫西的理念，他陳述自己的創作動機並非在模仿一隻鳥的寫實外觀，而是要捕捉鳥類飛翔的意象。法官裁定巴朗庫西的作品是藝術品，它雖然不容易讓人與真實的鳥類做聯想，卻是一件輪廓對稱、具有美感的原創性雕塑品，最重要的，它讓法官在觀賞後，產生一種愉悅的樂趣（Giry, 2002: ¶29）。法官的裁決無疑是現代抽象藝術的一大勝利，同時也可以為康德、弗萊、葛林柏格等人所一脈相成的形式主義藝術方法論做最有利的註解。

### 參考書目

- Adams, L. S. (1996). *The methodologies of art: An Introduc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Barrett, T. (2000). *Criticizing art: Understanding the contemporary*. NY: McGraw-Hill
- Danto, A. (1997). *After the end of art: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pale of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ry, S. (2002). An odd bird. Retrieved September 19, 2005, from [http://www.legalaffairs.org/issues/September-October-2002/story\\_giry\\_sepoct2002.msp](http://www.legalaffairs.org/issues/September-October-2002/story_giry_sepoct2002.msp)
- Greenberg, C. (1986). Toward a newer Laocoon. In J. O'Brian (Ed.), *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 Vol. 1*. (pp. 23-38)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nt, I. (2000).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P. Guyer (Ed.), P. Guyer & E. Matthews (Tran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790)
- Martha, K. (1974). *Impressionists and their legacy*. NY: Barnes & Noble Books.
- MyStudio. (2005). The Greatest Works of Art. Retrieved September 19, 2005, from <http://www.mystudios.com/treasure/brancusi/brancusi-review.html>